

随着秋叶落尽,寒风凛冽的冬季的开始,对雪
的念想又蜂拥而来。一直以来,我对雪都有着不一样的
情怀,这种情怀达到偏执的境地,就那么莫名的喜欢
着,清亮亮地在心头翻涌,想起,便是万般温馨。一朵
朵,一片片,柔若无骨,冰清玉洁,总让你从眼里柔软
到心里,怜爱到极致,不敢轻浮,不忍辜负。

爱到极致,便是负重致远,成为心中不忍碰触的
心结。心心念念的喜欢,却成了洗目静守的观望。就如
太过爱慕,而生了患得患失的心情。

喜欢,却说不出口;长存心间,却又难有字词描
述。酝酿了所有的说辞,都在出口的刹那间风轻云淡,
百般滋味不成书。所有的字词都无法匹配这份心情,
就如爱慕一个人,那只是一个人在心底的小心思,
只是一个人的故事,不与人分享,出口便是轻狂。

藏着这份喜欢,总是在寂寥的冬季,淡淡的思念
着,渴望着。

因为喜欢,就无限放大,放大到喜欢整个冬天,喜
欢雪来时的阴郁郁的天,甚至连凛冽的朔风也不再那
么讨厌了。雪花在风中飞舞的情景,是无以言表的唯

痴迷雪色
文/章桂云

美。忽略了那份清冷刺骨,忽略了暖阳下的破败不堪,
只为了刹那的欢欣,那一刻的唯美而心动。

喜欢雪,喜欢关于她的一切,诗词,歌曲,图片……
只要沾染了雪的气息,都觉得惬意而亲近。

闲时无意间听到的一首《眉间雪》,一听名字,便
是喜欢,且不论歌词意思,单单想象那一朵雪花落在
眉间的感觉,便已是无法言喻的心动。

那是落在眉间的吻,是额头上的温润,是遗留心
上的温存。

喜欢尼泊尔女人,她们对于美有着强烈的追求。不
论自己的身材和容貌,她们都穿上最艳丽的纱丽。人们
喜欢挑选最心仪的布料,由师傅手工剪裁而成。女子穿
上那样极具风情的衣着后,长裙飘飘,鲜艳夺目。行走
在古香古色的街道上,自成一种风景。

踏入尼泊尔的一座座老城,你仿佛瞬间进入了中
世纪,传统的建筑,孔雀窗,神殿,寺庙,无不散发着浓
郁的文化气息。特别喜欢那扇孔雀窗,它被称为是尼泊
尔的“蒙娜丽莎”,小小的窗棂精雕细琢,且极为华丽,
被誉为尼泊尔文化与艺术的象征。在氤氲着佛教文化
气息的地方,心灵也会释放出如莲花般的香气来。

在奇特旺森林公园,你可以到达野生动物的天堂。
可以乘坐大象,体味古老而原始的自然风光。你可以坐
在湖边,悠然地看着雪山,也可以静静地守候夕阳满
天。那种心灵澄静,感觉,很美。

在尼泊尔,你可以寻到各种各样的传统手工艺品,
雕花镂空的银镯,手工画,传统木雕,陶器,那些风情浓
郁的手工艺品,那些满溢沧桑,依然执着追求美的老艺
人,会强烈地吸引着我。耳边响起《加德满都》那首歌,
“把帽子和外套递给我,把小屋上锁。漫漫长夜待我如
此之好,直到我离开,能了然醒悟真好。加德满都,我将
很快触摸到你,你那奇怪的令人迷乱的时光,将犹如我
的家一样……”

在尼泊尔,时光似乎是缓慢的。亦如毕淑敏曾写
道:“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
一点点落下,一瓣瓣地落下,稻谷成熟,菩提树变老,都
很慢很慢。”我们需要慢慢地聆听心灵的声音。

寻着尼泊尔的香气,行走在那散发着微笑的国
度里。

雪地里的童趣
文/曹雪柏

子里的人熟悉路况,来来往往都会绕道而行。若外人
进村,被我们的滑道滑倒是常有的事,我们经常躲在大
树后看热闹。

农村娃富于想象,随手抓起几把雪,信手捏成各
种形状,美其名曰——雪糕。这可是真正原生的雪糕,
我们一个个吮吸着自制的雪糕,那味道甜
甜的,凉凉的。

农村的冬天,比较漫长,堆雪人,打雪仗……这是
常有的事。

又是一年大雪纷飞的时,行走城市的喧嚣声中,看
着一个个孩子被大人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又拉在
手里,小心翼翼的行走大街上,总感觉他们的童年缺
点什么。回想那些年,我们的冬天,真是其乐无穷!

一首眉间雪,让人浮想联翩,那雪在臆想中,更加
唯美,像一只只精灵,每一个都是你想要的模样。

不知道《眉间雪》,讲述的是怎样的一段故事,我
只沉溺在此时的感受里,反复听来,一字一句,都柔软
到心里,或许与雪有染的歌词,总会柔软到心痛,相思
到伤感,这种感触,已不再局限在歌词的边缘,天马行
空的思绪,已不受约束。已与歌无关,与词无关,与故
事无关。只是心中空白的纸,画满了所有的雪色,无数
的情感汇集,都在心中徘徊,醉在雪的情怀里。

这种放肆的喜欢,是不需要回应的,所以也是尽
兴尽致的,喜欢着我的喜欢,与雪无关。

曾经一度偏执地认为,像我这般痴迷雪的应该是
极少数的,雪所有的美都为我为知,只为我有。后来才
明白,无数人喜欢雪,喜欢的理由各不同,而雪在不同
的人眼里也有着千姿百态的风骨,柔美还是刚烈,细腻
还是豪放,都是爱她的人赋予她不同的意义,不同的
美感。嫉妒的心约束不了她的美,任她在众人眼里,千
娇百媚,风骨鼎盛。

而我,只在我的雪色里信马由缰。



中国画作品 / 王 霞 《登枝辽幽图》

二爷那双饱含忧郁的目光越来越
重了。那目光中含着的几丝忧愤和淡淡
的哀怨在平日是很难看到的。二爷微驼
的身軀渐渐融于那片轻柔迷蒙的暮色
中,从原野深处传来若有若无如泣如诉
的二胡声,那声音漫过黑夜中的原野,
将玉米、大豆、高粱棵上的露珠震落而
下,犹如二爷的泪水,冰凉透骨。

二爷活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就如这
历经风霜的平原老地或立在村头的一
盘老碾,什么样的荣辱都经历过了,一
般的事情在表情上决不会外露的。是
的,凭他那一双坚毅的目光和褶皱四起
的面孔,他决不会的,然而,就这么短短
的几年,二爷终于支撑不住了。

往日该是何等的辉煌和荣耀呀。二
爷被众人捧着,被人们尊敬着,放在邹
城白马河下游的二三十个村庄来说,哪
一个能对这些玩意拿得起放得下?哪一
个又能精通古史来龙去脉且滔滔半
绝的讲出来呢?那把漆黑发亮的二胡和
四弦长圆口仅能容的下鸡蛋大小的渔
鼓,在村人们看来,并无多少神秘。能够
引起人们兴奋的是二爷那双神奇的手
和那些出神入化的故事。

枯萎的枯黄色落叶在风中摇曳着
慢慢落在地上,发出叭叭的声响,秋风
紧了,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除却那孤零
零的树木外,田地上干净的可以从地的
这一头看到与天相接的地那一头。二爷
常披着厚厚的夹袄踟蹰在地边,他在眺
望地的那一头。有一个人就埋在了那
里。二爷站在地边默默地想默默地抽
烟,默默地同那人对话。看足了,说够
了。二爷似乎有重重的心事及未能说
的话,就长长的叹出一口气,磨磨蹭蹭地
往家走去。

那时的日子多么好呀。二爷有着幸
福的家庭和美满的婚姻。二奶已为他
生了第一个男孩。那孩子胖嘟嘟的,招
人心疼。那时候,二爷已在白马河下游
有些名气了,除逢集的日子外,二爷常被
人请去说书。收罢麦子,棒子还没有长
出来的时候,二爷有很多这样得意的时
光。每当夜幕降临,圆圆的月亮从远处
的树梢悄悄升起的时候,二爷对着吵
吵嚷嚷的人群高喝一声,把那玩意拿
过来,咱唱上一段“秦——琼——
卖——马”。那抑扬顿挫有滋有味的一
声吆喝,引得人们捧腹大笑。

人们很少能听到二爷拉的二胡曲。
即便是在集市的说书场上或者被人请
去说书,他都不用,只在家里自己欣赏。
除非二爷有了高兴的事或者心中苦闷
的时候,才能听到。我第一次听到二爷
的二胡声是为儿子。二爷非要儿子跟着
他学说书,儿子非但不肯,还耻笑说这
是下三烂的活,干这行丢死人。二爷
气得默不作声。这一次也是为了孩子。
那个胖嘟嘟招人疼的儿子已是年轻
力壮的小伙子了,他在一家私人承包
的建筑队干活。有一次,小伙子从四层
楼高的架子上摔下来,死了。那一次,
二胡声听起来让人肝肠寸断。二爷怕
二奶伤心,他独自一人来到儿子的坟
地,凄凉衰弱的二胡声在黑夜的田野
中飘忽不定,那是当地的一曲小调《断
魂》。一曲终了,二爷伏在地上,喉中发
出“哦、哦”的哽咽声。那声音时短
时长,似乎早就憋在二爷的心中,如今终

民间艺人
文/程广海

有了释放的机会。

二爷仍上集说书,失去儿子的二爷
那种神采飞扬的表情依旧。我想,二爷心
中究竟能承受多重的灾难和不幸呢?难
道还有比晚年丧子更痛苦的事吗?那
嘤——嘤嘤——嘤嘤经久不衰的渔鼓
声和发黄的《说岳全传》、《三侠五义》、
《隋唐演义》等许多唱本,几乎记载了二
爷的一生,他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而
付出了整个生命的追求。是一种什么样
的力量促使着二爷那么专注而有孜孜
不倦地去追求那种粗犷泼辣的表现方
式?是为着生活的需要?还是为着精神
的需求?或是两者兼之?这难道是二爷
生命燃烧或延续的唯一方式吗?

二爷似乎早已预感到了什么,但他
仍显示出那种威严,来竭力掩饰着心中
的不安。尽管二爷被人们尊重着,但毕
竟有些不同了,世道变化太大了。挣钱
的门道很多,哪一个小伙子愿意跟二爷
学着门手艺呢?二爷方出收徒弟的话有
半年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学,哪怕
问一声也好啊,也是对二爷的一个安慰
啊。有些人连二爷都不正试一眼了,但
二爷还是赶集说书。只是说书场上的人
越来越少了,人少,这书还是要说下去
的,这是老辈人留下的规矩。二爷先来
一段开场白:老少爷们,咱原来说天
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咳,现在得改
成人也太少了。少了啊咱也得说玩!老
少爷们,你们说咱今天唱哪一出戏
啊?好!就唱“走江湖寇四爷卖武”一折。
二爷将渔鼓抱在怀中,“嘤——嘤嘤”
的渔鼓声响起,二爷如入仙境般唱了
起来:一个是江湖好汉,一个是巾幗绝
佳人,一个似太史子善使长枪,一个似
公孙大娘善舞双剑……

二爷明显的衰老了,那双曾经坚毅
的目光越来越黯淡无神了,唇边的白胡
子多起来。逢集的日子,二奶总是老
远地出门迎二爷,二爷只是让二奶远
远的跟在他的身后。这一个秋季,人们
很多的时候看到两位老人在平原的暮
色中蹒跚着消失在村口的情景。霜降
一过,人们很少看到二爷出门说书了。
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二爷提着马扎
和一些老人们躲在墙角里晒暖闲聊。二
爷很少说话了,只是默默的想自己的
心事。这个漫长的冬季里终于有了一
次让二爷高兴的日子。那天,有几个老
伙计提议让二爷午饭后唱一段,二爷
听后非常高兴。二爷激动的回家拿来
了他的渔鼓。等二爷赶到那个墙角
的时候,人们吃饭还没有来到。二爷在
路上跑的快,觉的有些累,坐在马扎上
依靠着墙睡着了。

那天的阳光很好,既暖又柔和,
把二爷晒的暖和和的。来人发现二爷
睡着了,就喊:二爷,二爷,咱唱一段吧。
熟睡中的二爷没有吱声,只有他怀中的
那个老渔鼓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王安石的新年

文/张宏宇



王安石的新年,写着热闹生动,写
下了美好和希望。一年又一年,只要新
年到,他的《元日》,就会在人们的口
角流香里吟诵出来。“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辞旧迎新,除旧布新,王安石的新
年,充满着抱负和自信。王安石用自
己美好的心愿,抒写着自己执政变
法。他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
守,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他主

张“绝求正所以经世务”,他的诗文颇
有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
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宏才抱负。

王安石的新年充满生机,新生物
总是取代没落事物的。王安石在宋
代的新年里,表达了除旧革新的政
治理想。从王安石很多诗篇中,还可
见这种变化之心,变通之意,革新之
美。他的泊桥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
南岸”写出了“绿”的动感和春天的欢
呼,其实就是透着对新景象的兴奋之
情。《夜直》中有诗句:“春色恼人
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以及《梅
花》诗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那种静态美中的动感,都在传
达着一种声音,一种强烈革新的愿
望。

王安石的变法理念是“因天下之
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
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
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政府要
充分发挥各种生产因素的作用以创造
财富,国家之所以贫困,财富不足的原
因不是因为财富本身不能创造,而是

于没有有效的方式来管理经济。于
是,王安石在宋朝的新年,一年之始
的日子里,则大力兴造河堤、土壤、坡
塘等农业公用基础设施,充分发挥农
业生产力的作用,这就是“因天下之
力以生天下之财”的体现。

从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看,王安
石的做法可以说是不仅深得经济学的
精髓,也很符合现代经济学理念,作
为一个千年前的古代人物,王安石有
着如此高深的经济学理念,并能够想
出如此高明的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
发展的做法,与他领先,崭新的思想
有关系的。《元日》中的诗句,就像一
轮升起的太阳,始终在王安石心里
点亮前进的道路,让他勇往直前,让
他不断地创新求新。

王安石的新年,推新则富有理想,
虽然他的变法最终失败了,但他也许
想不到千年以后,他的这首新年之作
,就像草木,扎根泥土,满眼葱绿,年
年为今人抒写美好的心情,鲜亮在
人们的心里。

故乡地处江南水乡,这里被誉为
“鱼米之乡”。水乡人家都有一艘小
船:捕鱼、上学、走亲戚、上集市,
都离不开小船。小船,是渔家的天、
渔家的地。

我是听着小船的桨声长大的。桨
声悠悠,桨声清亮,桨声唱出了水
乡的苍凉和富饶、悠久和厚重。

每当父亲捕鱼时,总是带着我。我
兴高采烈地坐在船头,父亲划着桨,
桨板轻轻地滑过水面,桨声打破了清
幽幽的湖水,打破了水乡静谧的湖
泊。

小船悠悠。我欢喜地将手伸到水
面上,湖水轻轻划过掌心,痒酥酥的。
父亲划着船,边笑着:“小心别让浪
花咬破了手!”

我懵懂地问道:“浪花有嘴吗?”
父亲笑道:“有啊,这宽广的湖面就
是湖水的一张大大嘴啊!”

原来这世上有一种咬,咬得让人心
花怒放。

到了湖中间,父亲用力撒开一张
网,网在空中像一朵盛开的花儿。鱼
网沉到湖里,水面一片寂静,不一会
儿,父

故乡的老腔
文/李良旭

亲开始收网,渔网沉甸甸的。

父亲将渔网拖上船,只见渔网里
全是活蹦乱跳的鱼:那银白的鲫鱼、
鹅黄的草鱼、白里透红的鲤鱼……
令人目不暇接。我兴奋得用小
手在船舱里到处乱抓,弄得满脸满
身都是水。

父亲挪揄地说:“别掉进鱼仓里
变成了一条鱼。”

湖里有一所水乡小学,小学校就
在一条大船上。每天上学,家长们
从四面八方划着小船向大船划来,
每条船上都站着背着书包的小学
生。湖面上,响起

一阵此起彼伏的桨声,那桨声,就
像一首雄浑的乐曲,在湖面上回荡。

在学校里,老师会教学生们一门
特别的课程:划船。水上人家的孩
子,划船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生存技
能,只有学会了划船,才是一名合
格的水上人家的孩子。

许多水上人家的孩子,因为从小
和家人在船上生活,早就学会了划
桨的技能,这门功夫起来,感到格外
轻松。老师说:“桨声,是我们水上
人家的一首老腔,这首老腔世代代
传承下来,无论身处何地,记住了
桨声,也就记住了故乡。”

那时,对这句话的意识还不太了
解,但老师把桨声比喻成一首老腔,
却让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让我感到
了一种自豪和力量。

长大后,我离开了故乡。但故乡
的桨声,却常在我耳旁回响,它是
我生命里的一首老腔,永远是尘世
里最优美的旋律,让我的心永远向
往着故乡的方向。